

杀出罗网的情侣

[美] 罗伯特·路德拉姆 著
杨 可 鸣等 译



杀出罗网的情侣

[美] 罗伯特·路德拉姆 著
杨 可 鸣 等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THE BOURNE IDENTITY

By

Robert Ludlum

本书根据美国 Bantam Books 公司 1980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杜建国

封面设计：蒋 明

特约校译：简 明

杀出罗网的情侣

〔美〕罗伯特·路德拉姆 著

杨可鸣 等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湖北省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2插页 439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1—51 000册

ISBN 7—5059—0471—x

1·297 定价：4.95元

内 容 提 要

特工布恩为追寻凶手、查询四百万美元存款，凭借超人的搏杀技能和直觉，只身闯入犬牙交错的黑社会。在屡遭刺客追杀的险境中，他挟持漂亮的玛丽为人质；后在暴徒强奸她之时，又拼死救了她，于是两人倾心相爱，同心协力，和形形色色的黑道人物展开了机智而特殊的搏斗……

本书情节惊险、扣人心弦、场面宏大，涉及欧美等国最高情报机构的秘密，是当今美国十分抢手的畅销小说。

译 序

《杀出罗网的情侣》（原名：The Bourne Identity）是1980年美国出版的头号惊险社会问题小说，仅在1980年3月就连续印刷了六次之多，发行全世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杀出罗网的情侣》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惊险社会问题小说，它和1969年美国出版的揭露阴险的犯罪集团而闻名于世的《教父》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用美国当代著名文学家霍尔·伯登评论《教父》时所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来评价《杀出罗网的情侣》也并不为过，他指出：“在他的笔下，一个本来感到义愤的情节都十分入情入理。一切感情冲动，一切杀戮，一切粗鄙的两性关系都同他所刻画的人物所处的情境协调一致。但同时他又能把他所塑造的人物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气质烘托得具有人情味，真实可信。”

难能可贵的是，罗伯特的这部小说中众多引人入胜的生动情节和事件都是根据西方社会的许多真实事件和人物为依据，再加以合理裁剪而艺术地构思出来的。这正如在我们最近翻译完的罗伯特的另一部小说《血腥的手稿》（原名：The Chancellor Manuscript）中，作者借主人公钱瑟勒之口所说的：“我写的这本书要求相当确切的真实性，尽管它们是虚构小说，但我想尽我的努力使用尽可能多的公认的事实。”譬如《杀出罗网的情侣》的主人公之一的杀手卡罗斯，就是世界闻名的四大通缉犯之一。这是一个“在多次重大恐怖活动中频频出场的恐怖分子”，他“是一个真名叫‘伊里奇，的委内瑞拉人的代号。1975年6月法国谍报人员追踪到他在巴黎的落脚点，卡罗斯边打边逃，一口气射杀

DD16/16

了三名侦探和一名提供线索的人。”在这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又干了两桩大案。因此，“他的名字几乎已经使一些国家和警方闻风丧胆了。这个罪行累累的通缉犯从未得到法律应有的审判。”（以上均引自《解放日报》1987年10月24号《世界四大通缉犯》）国际警察组织虽然联合美、法、英等国保安组织一起对之采取行动，但都未有结果。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和惊奇。

于是，罗伯特就以艺术家的手法记录了追捕这名要犯过程中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形象和事件。使我们了解到西方秘密战场上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惊心动魄场景和人物。

翻开小说第一页，序幕就以《纽约时报》赫然标题《外交官与在逃的恐怖嫌疑犯卡罗斯狼狈为奸》，和“美联社”《杀人犯的罗网》把我们带到惊心动魄、暴力事件纷呈的西方社会一角。

紧接着，闯入我们眼帘的是狂风浪涌的地中海，一名不明国籍的男子在一排刺耳的枪声中中弹跌入大海。血腥案件又一次发生了——

凶手是谁？受害者身上为什么藏有贮存在苏黎世银行的四百万美元的银行密码？他为什么在大脑丧失了记忆功能之后，还能那么熟悉各种枪械和多国语言？他为什么能在杀手们的疯狂追捕下，娴熟地运用各种搏击技能一次又一次逃脱死神的罗网，逢凶化吉？他为什么在劫持了加拿大籍女经济学家、年轻又颇具女性魅力的玛丽·圣·杰克斯之后，又在她惨遭黑社会分子强奸之时，他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重返虎穴，拼死救出女学者？而这位美丽的女郎在遭受了一连串惊吓和蹂躏之后，却那么炽热地爱上了这位连自己姓名、身份都一无所知的，并且曾经绑架过她的陌生男人？这一系列精彩而动人的镜头一幕幕展示在我们眼前，牢牢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提高了我们的阅读兴趣。是不是作者在这里故弄玄虚，刻意追求惊险、刺激？否！只有那些脱离了特定的环境和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一味追求感官刺激的惊险和虚

构，才会流于平庸和低级趣味，才会被读者所唾弃。

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吸引我们步入其艺术境界的，并非全是那些曲折生动而又惊险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而是作者罗伯特通过他那饱满形象思维和理性分析之笔墨的手，将西方社会色彩斑斓的场景、险象迭出的情节和各具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所表现的丰富情感巧妙地揉合在一起，达到寓智慧、理性、勇敢于惊险、真实之中，并且极具有西方社会的时代特点和紧张节奏的艺术魅力。

《杀出罗网的情侣》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其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曲折惊险，还在于作者调动了一切可运用的艺术技巧如电影蒙太奇技术的情节闪回，对照，心理意识流等等，进而多侧面地塑造、刻画出布恩、玛丽、卡罗斯等人性格各异的可感形象。我们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里获得阅读的审美愉悦之外，还能够获得大量西方社会的各种信息，增长知识，同时也受到人生、道德的启迪和教育。

我们说《杀出罗网的情侣》是一部文学性和可读性并存的畅销小说，还在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惊险社会问题小说，因为它没有停留在追求感官刺激的低层次上，它也没有那些粗制滥造的惊险或推理小说中的牵强附会，更没有所谓纯文学“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的清高自赏的傲气。它基本上遵循了“文学即人学”、

“要表现人”的艺术规律，通过秘密“战争”的真刀真枪的场景描写，和不乏人情味的动人情节、戏剧冲突以及极富西方浪漫色彩的笔调，描写了一对男女主人公在1975年国际社会最动荡时期历经艰辛、勇猛搏杀的不懈追求中，由素昧平生，萍水相逢，逼为人质，险遭暗算到相互援救，真挚相爱，共渡危难，齐心协力查明事件真相，并通过这一进程的不断深化，立体地展示了他和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发展轨迹及其心理历程：果敢、坚韧、深沉，智慧以及勇于探求，不断追寻自我。小说还通过这一对英雄

般的男女和世界四大通缉犯之一的卡罗斯的斗智斗勇以及殊死搏杀，还有国际秘密战争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的倾轧争霸、勾心斗角的复杂场面的真实刻画，剥开了西方社会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纱，揭露了形形色色的冒险家、黑社会的种种成员和世界恐怖组织最可怕的战争给人们家庭和国家带来的种种痛苦，创伤，破坏和恐怖，进而揭示了或明或暗的人物的各种罪恶勾当，也使我们看到了隐匿在这万花筒之后的阴森可怖的资本主义的某些本质方面。这样，该书也就有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文学园地正是群芳争艳，万紫千红的大好春天，以雅俗共赏，曲高和众为追求目标，开创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的文学新天地的重任落到了我国文学家们的肩上，但愿我们所翻译的这部小说也能对我国文学家提供点有益的借鉴。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该书描写暴力的情节太多，但我们不以为然。试问，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秘密战线，没有这种情节和场景，何以体现置身这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呢？难道在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所展现的不是刀光剑影，谍波狂涛，而都是轻歌曼舞，谈情说爱吗？如果是后者，那不是会贻笑大方，便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部未出世的小说了。亲爱的读者，您说呢？

也许您看完这段译者话后，对该书的这一对情侣印象仍然不深，但我们想，如果您对风靡全球的美国影片《第一滴血》和《胜利大逃亡》中的主人公兰博的形象是记忆犹新的话，那么，我们所译的这部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就一定会引起您的关注与好奇，进而令您手不释卷，以一气读完《杀出罗网的情侣》而后快了。

本书译文工作由杨可鸣、陈小雄、舒源、范卫道、任晓晋、刘安、李庆生、石义彬、温冰、刘冬、江文波同志担任，杨可鸣

负责全书的通稿工作。考虑到篇幅，我们对原文中的过多心理描写作了必要的删节。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学识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批评赐教。

在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湖北省文联图书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和杜建国、常涛等同志在技术上的指点和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杨可鸣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于东湖

主要人物表

杰逊·查尔斯·布恩	美国中央情报局特种部队专家
玛丽·圣·杰克斯	加拿大女经济学家，布恩的情人
安德鲁·弗朗西斯·威利耶	法国将军
安琪丽格	威利耶的妻子，实为卡罗斯的情妇
卡罗斯（原名伊里奇·纳米涅兹·桑切斯）	世界闻名的在逃杀人犯
乔费利·沃施本	英国医生
安东尼·达马古	弗卢瓦银行副行长
亚历山大·康克林	美国中央情报局“特莱斯顿”代理情报长官
杰奎琳·拉威尔	法国“克拉西克”女服店经理，卡罗斯的情报官
彼德·诺尔顿	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爱略特·史蒂文生	美国白宫总统助理
厄弗兰姆·沃尔特斯	美国国会议员
阿尔弗烈德·吉尔列特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审核主任
大卫·阿伯特	美国四十人委员会民法专家

序 幕

纽约时报1975年7月11日星期五头版：

外交官与在逃的恐怖嫌疑犯卡罗斯狼狈为奸

巴黎消息：法国政府于7月10日把三名古巴高级外交官驱逐出境，理由是这些人员与在逃的国际重要嫌疑犯罪分子卡罗斯关系暧昧。卡犯是国际恐怖组织重要人物，其真实姓名是纳米涅兹·桑切斯。他在6月27日杀害了两名法国反间谍人员和一名居住在拉丁区公寓的黎巴嫩检举人之后潜逃，目前正被警方追捕。

这起凶杀案使当局和英国刑警组织获得了这个恐怖组织活动的蛛丝马迹。追捕中，英法警察在西德发现了卡罗斯在那儿的大型武装隐蔽所，并由此推测，该恐怖组织的活动范围已遍及整个欧洲。

伦敦报告：从这以后，卡罗斯曾在英国的伦敦、黎巴嫩的贝鲁特露过面……

美联社1975年7月7日，星期一综述：

杀人犯的法网

美联社伦敦消息：从手枪与美女、手榴弹与膨胀的钱包、飞往浪漫之地的飞机票以及在首都的几套漂亮公寓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宗轰动全球的枪杀案件中，超级刺客的狰狞面目已渐露端倪。

两名情报人员和一名黎巴嫩告发人被枪杀后，巴黎某公寓的报警铃引起了警方一系列的大搜捕。两国首都中的四名妇女因涉嫌与罪犯同谋被拘留。法国警方推测的刺客本人则已逃往黎巴嫩。

几天来，伦敦知情人士向本文作者描述案犯的形象：他五官端正、仪表谦恭有礼，受过良好教育、富有、衣着入时。

然而，他是巴黎、海牙和西柏林发生的爆炸、枪杀和绑架事件的主谋，他与国际最可怕的恐怖组织关系密切。

6月27日，在巴黎居住的一名黎巴嫩前恐怖组织成员领着两名情报人员去敲这个刺客的门时，他连发数枪击毙了这三个人，随即潜逃匿迹。

警方找到了他作案用的枪和一本写着知名人士死亡名单的笔记本。

昨天，据伦敦观察家透露，警方正在搜捕一名委内瑞拉知名人士的儿子，因他涉嫌与谋杀上述三人一案有关。英国警方说：“我们不否定这个报告，但没有证据起诉他，他目前仍然只是一个嫌疑犯。”

观察家指出，被追捕的嫌疑犯就是加拉加斯人纳米涅兹·桑切斯。据悉，这是警方突击搜查那所案发寓所时找到的四份护照中的一个护照证实的。据报纸指出，凶手曾在莫斯科接受训练，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

加拉加斯某委内瑞拉左派发言人说，该犯家住在城西450英里外的郊区，目前已不见踪影。

第一卷

拖网渔船一头扎进大海咆哮着的波峰浪谷之中，象一头笨拙的野兽在不可逾越的沼泽里绝望地奔突。浪涛高高掀起，又以万钧之势向着船身砰然贯下；白色的水雾冲入夜空，又借助风的淫威，瀑布般渲泄而下。悲惨的呻吟声，木板的挤夹声，缆索的绷绞声，在拖网渔船上，响成一片，渔船几近断裂的边缘。野兽，在死亡线上挣扎。

突然，两声枪响撕裂了海与风的咆哮，撕裂了渔船的呻吟。枪声来自与船身一道颠簸起伏、灯光昏暗的船舱。一个人冲出船舱，伸手抓住了船舷的栏杆，另一只手捂着腹部。

又一个人跟了出来。他狂暴凶残却又蹑手蹑脚。他倚舱门站定，举手又是一枪。接着又是一枪。

子弹击中了头部，那人举起双手抱住脑袋，身子向后倾去。船头猛地一下跌进了深深的浪谷，那人双脚腾空地向左倒去，双手依旧抱着脑袋。渔船又冲上了浪峰，船头和大半个船身都跃出了水面，舱门处的那人被一下子掀进了门里。第五声枪响。船舷处的那人惨叫一声，放开手来胡乱地抓着，眼睛被血水和不断掀起的海浪迷住了。什么抓的也没有，他就这么胡乱地抓着；他两腿弯曲，身子向前倾去。渔船急速地向下风冲去，那人带着开了花的脑袋一下子栽入了下边那漆黑的怒涛。

他感到已被狂怒冰冷的海水所包围，海水把他吞下去，吸吮着他，推搡着他，又把他托出水面——仅仅吸上一口气。刚吸了口气，他便又被吞没。

一股躁热，他太阳穴处一股躁热在吞没他的冰冷的海水中炙烤着，象火一样在燃烧。一阵冰凉，他肚子里，两腿间，胸腔内一股凉意在肆虐，尽管海水冰凉，他却奇怪地感到周身暖烘烘的。他感到了这些，并深为这些感觉而恐惧。他知道自己被浪涛和漩涡推搡着，裹挟着，手和脚狂乱地划呀蹬呀。他能感觉到，能想到，看到恐惧和抗争——可奇怪的是他也能感到一种平和与静谧。这是某个洞晓眼前的一切却又不曾介入的旁观者的平静。

接着，另一种恐惧席卷了他的全身，横扫了炽热、冰凉和那未曾介入的平和与静谧。不能沉缅于平静！暂时还不能！现在，随时都可能发生什么；他不知道是什么，但肯定要发生的。他得有所准备！

他狂乱地蹬着，朝着头顶的浪壁乱抓乱挠，胸口灼疼。他爬出水面，在漆黑的波峰上颠簸。向上！向上！

一个巨浪隆起，他被掀上了浪尖，周围弥漫着浪沫和黑暗。一片空白。转身！转身！

终于发生了。轰的一声巨响，渔船爆炸；爆炸声劈开风声浪声传入他的耳鼓，他却在这景象、这声响中瞥见了通往平安的路。天空象顶燃烧着的皇冠，被照得通明透亮，各种各样的物体腾空而起，飞入冠外的黑暗。

他赢了。管他什么，反正他赢了。

突然，他又向下坠去，坠入了黑暗的深渊。他感到海水在冲刷着肩膀，冷却太阳穴上白热化的灼痛，温暖着腹内、腿内冰冷的刀刺……

胸腔。他的胸腔一阵剧痛！他被什么重重地撞了一下，撞得突然、剧烈，令人难忍。又是一下！饶了我，给我平安。

又是一下。

他又开始抓挠，又开始蹬踢……终于，他摸到了那东西。一个厚重、油腻的物体随波浪漂流着。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能摸到它，抓住它。

抓住！它能把你引向平安！引向黑暗中的沉寂……和平安宁。

旭日透过东方的晨霭射出万道光芒，照亮了恢复了平静的地中海。船长坐在他的小渔船的船舷边，吸着高卢士香烟。他双眼布满血丝，两手被缆绳勒起一道道深深的伤痕。他看了一眼在操作室工作的弟弟和几英尺外检查渔网的水手，他们为战胜了昨夜的风暴松了口气。风暴当时来得这样突然，马赛的天气预报也没有发出警报，不然他们一定不会冒这个险。为了在黎明前赶到渔场，昨晚真的差点连命都赔上了。

“喂，哥哥，你是不是累了？”弟弟笑着冲船长喊道。“去睡会儿吧，让我来。”

“行啊。”哥哥答道，他溜到甲板上的网上。“睡一会儿无妨的。”

有弟弟掌舵可真是太好了。一条家船上就得有家庭成员来充当水手；这样眼睛就尖多了。哪怕是一个讲话文绉绉的兄弟也不会例外的。扯淡！在大学里只呆了一年的弟弟就想搞什么公司。而且只有一条很早以前留下的破船。扯淡。他读了那么多书昨晚又派上了什么用场？他的“公司”差点没让海浪掀翻！

他闭上眼睛，把手泡在甲板上滚动着的海水里。海水里的盐对治疗手上的伤很有益处。那伤是昨晚与风暴搏斗时让缆绳给勒的。

“瞧，瞧那边！”弟弟睁大了刚才还是惺松朦胧的眼。他发现前方有一个漂浮的物体。

“船头正前方，有一个人在水中，他正抓着什么，哦，一块破船板。”弟弟大声说着。

船长快步上了操舵室，亲自操舵，把船驶向那落水者的右侧。接着，关掉了引擎，以减少海浪。

在水中飘浮起伏的人，用苍白得象野兽的爪子的双手紧紧握住一块破木板，整个人象溺死的尸体，毫无生气了。

“用绳子打个活结，”船长开始发号施令，“投到水里，套上他的腿，好！再往上套住腰，轻轻地拉上来！”

“他的手死抓住木板不松开。”

“下去，撬开他的手！他可能已经死了，死人的关节总是僵硬的。”

“呀，不对，他还活着！只不过是奄奄一息罢了，我想他嘴唇在动，但没说出话来。他的眼在动，可我怀疑他是否看到了我们。”

“手松开了！”

“好，拉他上来吧！要扶着两肩。行了，上来吧。”

“天啊！瞧他这脑袋，”水手喊。“都开花了。”

“他肯定是在昨晚的风暴中撞到了木板上。”那弟弟说。

“不。”船长盯着伤口说：“创口挺利落的，刀割似的。是子弹打的，他是挨了枪击。”

“别那么肯定。”

“还不止一处，”船长说，目光在伤员的全身溜着。“我们去黑港岛——这是最近的了。那儿海边有个医生。”

“那英国人？”

“他收病人的。”

“是呀，不过得等他清醒的时候。”船长弟弟揶揄道，“得等他不喝酒的时候。不然，他对病人倒还不如病人的狗对病人更有帮助一些。”

“不打紧的。只怕不等我们赶到那里他就早死了。要是他还活着，我会向他索赔汽油费和我们为他所耽搁的捕捞品。准备行装；我来把他的脑袋好好包扎一下。”

“看！”水手喊道：“看他的眼睛。”

“怎么啦？”弟弟问。

“刚才还是灰的——铁盒子一样灰暗，可这会儿竟是蓝的！”

“这会儿阳光要强些，”船长说着，耸耸肩。“要不就是它在变什么戏法搅得你花了眼。没事儿，反正坟墓中是没有啥颜色不颜色的。”

海边，鸥声一片，不时一声汽笛鸣响。快近黄昏，西天挂着一轮火球似的太阳，空气丝纹不动，潮湿，闷热。面向港口，是一条鹅卵石铺成的街道和几幢残损的白房子，中间长满了从干裂的泥土和沙砾中冒出的青草。回廊只剩下胡乱打下的木桩支撑着的框架和剥落的泥灰。几十年前这里也曾繁华过一阵子的，那时的居民们误以为黑港岛将成为地中海又一个旅游胜地。这一天却不曾到来。

每幢房子都有小路通向街道，但很显然，行人最多的是通往最后一间房子的那条小路。那房子是位英国人的，他八年前不知是为什么来到黑港。他是个医生，海边正缺这号人。钩子呀、针呀、刀呀，他就靠这些玩意儿谋生，但也正是这些，证实了他不过是个江湖郎中。要是就诊的碰上好运，那伤口缝的也还凑合；可要是碰上他酒气熏天的时候，那可就难说了。

妈的！他可真是糟透了。

可今天例外；今天是无人登门的。今天是星期天，每逢周末，他总喜欢跑到乡下，狂饮一晚，然后随便找个妓女风流一夜。但最近几周，他却没功夫到乡下去作乐了，而是由酒保定时把酒送上来。自从那船长把这象死人一般的伤员送来，他就一直呆在